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三

唐紀二十九

起柔兆攝提格盡昭陽作噩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

開元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為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以上從甥陳氏為東華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為東光公主妻魯蘇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曾修纂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討論古今刪改施行制從之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據賓橫州反二月己酉遣內侍楊思勗發兵討之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說薦爲御史大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爲左羽林大將軍丁巳以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爲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爲夏四月壬子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敕源乾曜及刑部尚書

韋抗大理少卿明珠與隱甫等同於御史臺鞫之林甫叔良之曾孫抗安石之從父兄子也丁巳以戶部侍郎李元紘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紘以清儉著故上用爲相源乾曜等鞫張說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噐惶懼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上以爲然庚申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丁卯太子太傅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上爲之撤膳累旬百官上表固請然後復常丁亥太原尹張孝嵩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子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上命杖殺之

辛丑於定恒莫易澹五州置軍以備突厥。上欲以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爲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五月癸卯。戶部奏今歲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計。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溢。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護積西節度使杜暹同平章事。自王孝傑克復四鎮。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

以唐兵三萬戍之。百姓苦其役。爲都護者惟田揚名。郭元振。張嵩及暹。皆以善政爲人所稱。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廣成湯。己酉還宮。十二月丁巳。上幸壽安。獵於方秀川。壬戌還宮。楊思勗討反獠。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還。是歲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爲黑水州。仍爲置長史以鎮之。渤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請吐屯於突厥。先告我。與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請吏於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水。門藝嘗爲質子於唐。諫曰。

黑水請吏於唐而我以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時。彊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况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為怨。此亡國之勢也。武藝不從。彊遣之。門藝至境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召欲殺之。門藝棄衆。間道來奔。制以為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留其使者。別遣報云。已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為此欺誑。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

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也。門

藝以中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在。賞門藝而罰武藝。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效小人為欺詐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不亦可羞哉。杜暹為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

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會暹入朝。趙頤貞代為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為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尋遣使入貢。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之西。初吐蕃自恃其疆，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東封，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常思僥幸。若二國和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奭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奭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會大雪，虜凍死者甚衆，自積石軍

西歸。君奭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奭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初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口，更於熒澤引河入汴，擢宗器爲左衛率府胄曹。至是新渠填塞不通，貶宗器爲循州安懷戍主。命將作大匠范安及發河南懷鄭汴滑衛三萬人，疏舊渠旬日而畢。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

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為朋黨。上惡之。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乙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夏五月癸酉。上悉以諸子慶王潭等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大都護經略使。實不出外。初太宗愛晉玉。不使出閣。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閣。及自皇嗣為相。王始出閣。中宗之世。譙王以失愛。謫居外州。溫王年十七。猶居禁中。上即位。附苑城為十王宅。以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夾城參起居。自是不復出閣。雖開府置

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起居。其藩鎮官屬亦不通名。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綰。秋七月戊寅。冀州河溢。已卯。禮部尚書許文憲公蘇頲薨。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奭之父。進攻玉門軍。縱所虜僧使歸涼州。謂君奭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奭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

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帥衆拒守。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攻之。旬餘。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城。中知有備。乃去。師順。岐州人也。初。突厥默啜之彊也。迫奪鐵勒之地。故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王君奭微時。往來四部。爲其所輕。及爲河西節度使。以法繩之。四部耻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奭遽發驛。奏四部難制。潛有叛詔。上遣

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灤州。渾大德。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廬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以回紇伏帝難。爲瀚海大都督。已卯。貶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爲撫州別駕。坐其子與承宗交游故也。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錄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遣毗伽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爲互市。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爲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趙

通鑑卷三百三十三
七
順貞擊破之。回紇承宗族子瀚海司馬護輸糾合
黨衆為承宗報仇。會吐蕃遣使間道詣突厥王君奭
帥精騎邀之於肅州。還至甘州南鞏筆驛。護輸伏兵
突起。奪君奭旌節。先殺其判官宋貞。剖其心。曰始謀
者汝也。君奭帥左右數十人。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
死。護輸殺君奭。載其尸奔吐蕃。涼州兵追及之。護輸
棄尸而走。庚申。車駕發東都。冬。己卯。至西京。辛
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等副
大使。禕恪之孫也。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
等副大使。時王君奭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

郎裴寬為判官。與君奭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
浸安。寬淮之從弟也。仙客本鶻觚小吏。以才幹軍功
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為君奭腹心。嵩又奏以建康
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榦
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曰。彼
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
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
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
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
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

通謀贄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爲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乙亥，上幸驪山溫泉。丙戌，還宮。十六年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于曲子城。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爲戶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乙卯春，瀧等州獠陳行範、廣州獠馮璘、何遊魯反，陷四十餘城，行範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欲據嶺表。

命內侍楊思勗發桂州及嶺北近道兵討之。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二月壬申，以尚書右丞相致仕張詠兼集賢殿學士。詠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壬辰，改曠騎爲左右羽林軍飛騎。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擒獲甚衆，焚其駱駝橋。

而還。八月乙巳，特進張說上開元大衍曆行之。

辛卯，右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時吐

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彊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

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虜散走投山，哭聲四合。

冬十月己卯，上幸驪山溫泉。己丑，還宮。十一月

癸巳，以河西節度副大使蕭嵩為兵部尚書、同平章

事。十二月丙寅，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

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勲五轉。是歲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楊思勗討陳行範，至

瀧州，破之。擒何遊魯、馮璘，行範逃於雲際盤遼二洞。

思勗追捕竟生，擒斬之。凡斬首六萬。思勗為人嚴偏

裨，白事者不敢仰視。故用兵所向有功，然性忍酷，所

得俘虜，或生剥面皮，或以刀斨髮際，掣去頭皮。蠻夷

憚之。

十七年春二月丁卯，雋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拔

昆明及鹽城，殺獲萬人。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

州刺史賈思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甲寅朔，方

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

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

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

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仍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奕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丙辰。國子祭酒楊瑒上言。以爲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耻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

夏四月庚午。禘于太廟。唐初禘則序昭穆。禘則各祀於其室。至是大常少卿韋縉等奏如此。禘與常饗不異。請禘祫皆序昭穆。從之。縉。安石之兄子也。五月壬辰。復置十道及京都兩畿按察使。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爲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常讓事於說等。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多異。同。遂有隙。更相奏列。上不悅。六月甲戌。貶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荊州長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紘。曹州刺史。罷。乾曜兼侍中。止爲左丞相。以戶部侍郎。宇文融爲黃門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爲中書侍

郎並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開府王
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昏。毛仲爲上所信任。言
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
郎齊澣乘間言於上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爲
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爲之所。恐成後患。上
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澣曰。君不密則失臣。願
陛下密之。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左遷興州別駕。澣素
與察善。出城餞之。因道禁中諫語。察性輕險。遽奏之。
上怒。召澣責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語麻察。詎爲密
邪。且察素無行。卿豈不知邪。澣頓首謝。秋七月丁巳。

下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澣可。高州良德丞察
可。潯州皇化尉。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
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
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
社。就千秋節。庚辰。工部尚書張嘉貞薨。嘉貞不營
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
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
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聞者是之。辛巳。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
鉛錫。及以銅爲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爲市取。宇

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爲人踈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上。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凡爲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宇文融旣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旣黜之矣。今國用不

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又貶平樂尉。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道卒。十一月辛卯。上行謁橋。定獻昭乾五陵。戊申。還宮。赦天下百姓。今年地稅悉蠲其半。十二月辛酉。上幸新豐溫泉。壬申。還宮。

十八年春正月辛卯。以裴光庭爲侍中。二月癸酉。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送使起舞。盡歡而去。三月丁酉。復給京官職。

田 夏四月丁卯築西京外郭九旬而畢 乙丑以
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
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
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
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
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即注限年躡
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
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
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 五月吐
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

突干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
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狼專其國政久矣人
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己酉可突干弒邵固帥
其國人并脅奚衆叛降突厥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
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制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又
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河東河南
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
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佖
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
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吾嘗觀太宗

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可突于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承玼破之於捺祿山。壬午洛水溢。潯東都千餘家。秋七月丁巳以忠王浚兼河東道元帥。然竟不行。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爲此書。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勲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與兵寇鈔。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爲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爲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儻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效附。庚寅上幸鳳泉湯。癸卯還京師。甲寅護密王羅真檀入朝留宿衛。十一月丁

卯上幸驪山溫泉丁丑還宮。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樓。突厥使者預焉。二使爭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騎施曰。今日之宴。爲我設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開府儀同三司。內外閑廐監牧都使霍國公王毛仲。恃寵驕恣日甚。上每優容之。毛仲與左領軍大將軍葛福順。左監門將軍唐地文。左武衛將軍李守德。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親善。福順等倚其勢。多爲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形於辭色。

上由是不悅。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門施祭。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賂遺少者。不減千緡。由是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楊思勳。高力士。尤貴幸。思勳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甚卑品者。小忤意。輒詈辱如僮僕。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上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

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相與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為變。

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貶瀼州別駕。福順、地文、守德、景耀、廣濟皆貶，遠州別駕毛仲、四子皆貶，遠州參軍連坐者數十人。毛仲行至末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上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者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與力士約為兄弟。力士母麥氏卒，伯獻等被髮受弔，擗

踊哭，泣過於已。親力士娶瀛州呂玄晤女為妻，擢玄晤為少卿。子弟皆王傅。呂氏卒，朝野爭致祭，自第至墓，車馬不絕。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辛

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况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

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寧之。玄孫也。丙子上躬耕於興慶宮側。盡三百步。三

月突厥左賢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丙申初。令兩

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

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臣光曰。經緯天

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故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

子雖不試。猶能兵萊夷。却費人曰。我戰則克。豈孔子

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

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

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羸股

肱。夫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

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

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

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

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偶十哲

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使太公有神。必善與之同食

矣。五月壬戌初。立五嶽真君祠。秋七月辛未。吐蕃

遣其相論尚。它碑入見。請於赤嶺為互市。許之。冬

十月丙申。上幸東都。或告雋州都督解人張審素。賊

汚。製造監察御史楊汪按之。總管董元禮將兵七百

圍汪。殺告者。謂汪曰。善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會救

兵至。擊斬之。汪奏審素謀反。十二月審素坐斬。籍沒

其家。浚苑中洛水六旬而罷。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

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

戶部侍郎裴耀卿爲副總管。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上思右驍衛將軍安金藏忠烈，三月賜爵代國公。仍於東西嶽立碑以銘其功。金藏竟以壽終。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玘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果大敗。承玘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已巳，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衆。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引兵還，賜李詩

爵歸義王，充歸義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

夏四月乙亥，宴百官於上陽東洲，醉者賜以袞褥，肩輿以歸，相屬於路。六月丁丑，加信安王禕開府儀同三司。上命裴耀卿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謂其徒曰：「戎狄貪婪，今齎重貨，深入其境，不可不備。」乃命先期而往，分道並進。一日給之俱畢，突厥室韋果發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還。趙含章坐贓巨萬，杖於朝堂，流瀼州道死。秋七月，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屢獲豐年，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八月辛未朔，日有

食之。初上命張說與諸學士刑定五禮。說薨。蕭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請依明慶禮。祈穀。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從之。以高祖配圓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九月乙巳。新禮成。上之。號曰開元禮。勃海靺鞨王武藝遣其將張文休帥海賊寇登州。殺刺史韋俊。上命右領軍將軍葛福順發兵討之。壬子。河西節度使牛仙客加六階。初蕭嵩在河西。委軍政於仙客。仙客廉勤善於其職。嵩屢薦之。竟代嵩為節度使。冬十月壬午。上發東都。辛卯。幸潞州。

辛丑。至北都。十一月庚申。祀后土於汾陰。赦天下。十二月辛未。還西京。是歲。以幽州節度使兼河北采訪處置使。增領衛相。洛貝。冀。魏。深。趙。恒。定。邢。德。博。棣。營。鄭。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巳。祔肅明皇后于太廟。毀儀坤廟。丁巳。上幸驪山溫泉。上遣大門藝詣幽州。發兵以討勃海王武藝。庚申。命太僕真外卿金思蘭使于新羅。發兵擊其南鄙。會大雪。丈餘。山路阻隘。士卒

死者過半。無功而還。武藝怨門。藝不巳。密遣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不死。上命河南搜捕賊黨。盡殺之。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亮。其子積訟之上。賜謚忠獻。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與右散騎常侍王丘善。將薦之。丘聞之。固讓於右丞韓休。嵩言休於上。甲寅。以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

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有供奉侏儒。名黃軻。性警黠。上常馮之以行。謂之肉几。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臣鼻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付有司杖。

殺之。閏月癸酉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于都山敗死。時節度使薛楚玉遣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屯於榆關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衆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唐兵不利。英傑戰死。餘衆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虜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盡爲虜所殺。楚玉訥之弟也。夏六月癸亥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用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

之塗甚多。不可勝絕。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九月壬午立皇子沔爲信王。泚爲義王。漼爲陳王。澄爲豐王。漉爲恒王。縱爲梁王。滔爲沐王。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

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深然其言。

冬十月庚戌。上幸驪山溫泉。已未還宮。戊子。左丞

相宋璟致仕歸東都。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上前。

面折嵩短。上頗不悅。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

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為之動容。曰。卿且歸。朕徐思之。丁巳。嵩罷為左丞相。休罷為工部尚書。以京兆尹裴耀卿為黃門侍郎。前中書侍郎張九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劔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採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非官有遷免。則使無廢更。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為太

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旬駁省便，出錢數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為優。上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

起開元，迄闕茂，盡重光，大荒落，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中

開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張九齡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二月壬寅，秦州地連震，壞公私屋殆盡，吏民壓死者四千餘人。命左丞相蕭嵩、張柬之、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為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嶠、齊璽書迎之。庚寅，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厚。張

九齡請不禁鑄錢。三月庚辰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則官治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且夫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夏四月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兼關內道采訪處置使。

增領涇原等十二州。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踈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故自種以觀。」

之。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遣使獻捷。薛王業疾病上憂之容髮為變七月己巳薨。贈謚惠宣太子。上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八月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

贏縮之利耶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糶錢。

張果固請歸恒山制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而遣之。後卒。好異者奏以為尸解。上由是頗信神仙。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乙巳幽州

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初無降意。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睦。悔說過

通鑑卷三百四
折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衆來降。守珪出師紫蒙川，大閱以鎮撫之。梟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未死，討誅梅錄啜及其族黨。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庚戌來告喪。禁京城旬者，置病坊以廩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爲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乙亥上耕籍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赦天下，都城酺三日。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諠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

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于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爲。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

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即以爲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守珪詣東都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瑄、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寃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如此壞國

法，上亦以爲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爲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歛錢葬之於北邙，恐萬頃家發之，仍爲疑冢數處。」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中宗時，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爲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爲限。駙馬皆除三品，負外官而不任以職事。公主邑入至少三千，不能具車服。左右或言其太

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加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邪？且欲使之知儉嗇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將下嫁，始加實封至千戶。公主武惠妃之女也。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獲換城。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乙亥，冊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玄琰，汪之曾孫也。是歲，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禮所殺，并其諸子一子刺乾奔安東，得免。涅禮上言：過折用刑殘虐，衆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禮為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

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殺之，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為王，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擊破之。二十四年春正月庚寅，敕天下逃戶聽盡今年內自首，有舊產者令還本貫，無者別俟進止。踰限不首，當命專使搜求，散配諸軍。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騎，施大破之。二月甲寅，宣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庚午，更皇子名鴻曰瑛，潭曰琮，浚曰璵，洽曰琰，消曰瑤，滉曰琬，浚曰琚，維曰

璩澣曰敷澤曰璘清曰瑒洄曰玠沐曰琦溢曰環沔
曰理泚曰玳淮曰珪澄曰瑛德曰瑱縱曰璿滔曰敬
舊制考功負外郎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侮
負外李昂議者以負外郎位卑不能服衆三月壬辰
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張守珪使平盧討
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
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
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柰何殺祿山守珪亦
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
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

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
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
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杜弼忠良之救之安
祿山嘗本營州雜胡初名阿鞬山其母巫也父死母攜之
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
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又有史宰干者與祿山
同里閭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郎以
驍勇聞張守珪以祿山為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
輒擒契丹數十人而反狡獪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
以為子宰干常負官書亡入奚中為奚遊奕所得欲

殺之。宰干給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奕信之，送詣牙帳。宰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使百人隨宰干入朝。宰干謂奚王曰：王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宰干入朝。宰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爲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阬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州。張守珪以宰干爲有功，奏爲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

與語悅之，賜名思明。故連州司馬武攸望之子温，奢，坐交通權貴，杖死。乙丑朔，方河東節度使信安王禕，貶衢州刺史。廣武王承宏，貶房州別駕。涇州刺史薛自勸，貶澧州別駕。皆坐與温奢交遊故也。承宏守禮之子也。辛未，蒲州刺史王琚，貶通州刺史。坐與禕交書也。五月，醴泉妖人劉志誠作亂，驅掠路人，將趣咸陽。村民走告縣官，焚橋斷路以拒之。其衆遂潰。數日悉擒斬之。六月初，分月給百官俸錢。初，上因籍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及服紀未通者。太常卿韋韜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

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屈到嗜芟。屈建不以薦。以爲不以私欲干國之典。今欲取甘旨肥濃。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簋簠可去。而盤盂盃棬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箏篴箏笛當在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豈可廢棄禮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

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邊豆簠簋。樽壘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畢陳。用周制也。園陵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教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

必加籩豆之數也。上固欲量加品味，緇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以新果珍羞從之。緇又奏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踈，恩絕不相為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祖，免崔沔議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外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以為萬

代成法。韋述議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與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欲使後來之人未不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墮矣。先王之制謂之彛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止乎？

請依儀禮喪服爲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必，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曰：毋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旣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麻。堂姨舅宜服袒免，均說之子也。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

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上賜書褒美。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錄達干來請降，許之。御史大夫李適之，承乾之孫也，以才幹得幸於上，數爲承乾論辯。甲戌，追贈承乾恒山愍王。乙亥，汴哀王璿薨。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會宮中有恠，明日上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韋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百司。

即日西行。上從之。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善政。題贊於其聽事而去。兵懷慎之子也。丁卯至西京。朔方節度使牛勣。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楊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勣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勣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

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明日復以勣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勣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勣生於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勣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賜勣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

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爲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上之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

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二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日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

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昊爲戶部侍郎。昊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爲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昊爲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爲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爲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

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爲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爲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爲阿黨。壬寅。以耀卿爲左丞相。九齡爲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故。嚴挺之貶洛州刺史。王元琰流嶺南。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旣得罪。自

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專給唯諾而已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宅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於其術者

二十五年春正月初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二月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戊辰新羅王興光卒子承慶襲位 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山 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乞力役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

有姦人交鬪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僉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刀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

證。上怒。命左右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長史。楊洄又奏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潛搆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為庶人。流鏞於瀼州。瑛瑤琚尋賜死。城東驛鏞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五月。夷州刺史楊濬坐

賊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癸未。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量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辛丑。上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授以臺省及法官。京縣官。敕曰。違道慢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効節。恩豈薄於它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

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上歸功宰輔。庚辰。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上命李林甫。牛仙客與法官刪修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頒行之。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戊子。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癸巳。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太常博士王璵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

春從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好祀神鬼。故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爲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壬申上幸驪山溫泉。乙酉還宮。己丑開府議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薨。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贈謚貞順皇后。是歲命將作大匠康譽素之東都毀明堂。譽素上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卑於舊九十五尺。仍舊爲乾元殿。從之。初令庸調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都。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爲侍中。丁丑上

迎氣於澧水之東。

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自今

鎮兵勿復遣。在彼者縱還。今天下州縣里別置學

士。辰以李林甫領隴右節度副大使。以鄯州都督

杜希望知留後。二月乙卯以牛仙客兼河東節度副

大使。己未葬貞順皇后于敬陵。壬戌敕河曲六

州胡坐康待賓。散隸諸州者聽還故土。於鹽夏之間

置宥州以處之。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

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

拔之。以其地爲威戎軍。置兵一千戍之。夏五月乙

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丙申以崔希逸爲河南尹。

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內懷愧恨。未幾而卒。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瑛。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二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璵爲太子。辛丑以岐州刺史蕭昊爲河西節度使。總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

昱爲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衆樂爲用。既尚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爲可敦。又立數子爲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彊。其部落又分爲黃姓黑姓。互相乖阻。於是莫賀達干執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爲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衆。與莫賀達干相攻。莫

通鑑卷三十四
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相與連兵以拒唐。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嚴，改外辦曰外備，改絳紗袍爲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太子不就輅，自其宮步入。是日赦天下。己卯，冊忠王妃韋氏爲太子妃。杜希望將鄯州之衆，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衆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八月辛巳，勃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括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

通鑑卷三十四
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八月辛巳，勃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括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

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
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窰曰樣備曰越澹兵
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
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
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彊
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潁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
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
以兵威脅服群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牛居大
和城其後卒為邊患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
壬辰上還宮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

宮千餘間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
潤州刺史齊澣奏自瓜步濟江迂六十里請自京
口埭下直濟江穿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楊子縣立
伊婁埭從之

二十七年春正月壬寅命隴右節度大使榮王琬自
至本道巡按處置諸軍選募關內河東壯士三五萬
人詣隴右防遏至秋末無一聽還群臣請加尊號
曰聖文二月己巳許之曰然天下免百一今年田租
夏四月癸酉敕諸陰陽雜數自非氏要卜擇皆禁
之己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本林甫為

通鑑卷三十四
吏部尚書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 六月丙酉以御

史大夫李適之兼幽州節度使幽州將趙白真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擊叛奚餘黨於橫水之北知義不從白真陀羅稱制指以迫之知義不得已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以充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真陀羅逼令自縊死仙童有寵於上衆官官疾之共發其事上怒甲戌命楊思勗杖殺之思勗縛格杖之數百剗取其心割其肉啗之守珪坐貶括州刺史太子太師蕭嵩嘗賂仙

童以城南良田數頃李林甫發之嵩坐貶青州刺史

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

吐火仙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擒之於賀

邏嶺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登與拔汗那王阿悉

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羅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遂

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

汗那王威震西陲 上幸吐蕃寇白豆安人等軍隴

右節度使蕭炎擊破之 甲申遣蓋嘉運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面自今孔

子南向坐被三衣之服釋奠用官樂追贈第二皆為

通鑑卷三百四
公侯伯九月戊午處木見景尼施子青等請先隸
突騎施者皆帥眾內附仍請從是安二二二二太子
更名紹冬十月辛巳改修三三三三丙戌上幸
驪山溫泉十一月辛丑還宮甲辰明一歲劍南
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重臣團練副使
章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丁
巳以宥為光祿卿十二月以兼瓊為劍南節度使
初睿宗喪既除禘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禘太常議以為祭數則瀆請停
今年禘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禘一禘從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庚子還宮

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
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

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
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
之遠敬宗之曾孫也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
火仙罪以為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
之子昕為十姓可汗從之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
氏為交河公主六月吐蕃圍安戎城上嘉蓋嘉

運之功以爲河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臣近與嘉運同班觀其舉措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昔莫敖怙於蒲騷之役卒喪楚師今嘉運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况防秋非遠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飲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進塗仍乞聖恩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已而嘉運竟無功 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冬十月甲子上幸驪山溫泉辛巳還宮 吐蕃寇

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彊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十一月罷牛仙客朔方河東節度使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史那昕爲可活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爲可活使統突騎施之衆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 金城公主薨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 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緡疋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通鑑卷二百四
二十九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 丁酉制承

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採訪使量事給訖奏聞

庚子上還宮 上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

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與慶宮相見上遣使求得之於盤屋樓觀山間夏閏四月迎置興

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六月

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 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

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

登利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自將其衆

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

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尋又殺之骨

咄葉護自立爲可汗上以突厥內亂癸酉命左羽林

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乙

亥東都洛水溢溺死者千餘人 平盧兵馬使安祿

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

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

採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

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爲營州都

督充平盧軍使。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冬十月丙申上幸驪山溫泉。壬寅分北庭安西爲二節度。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上曰。邠兄有術。上問其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年。歲賜救杖者數四。背癢甚厚。將雨則沈悶。將霽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霑襟。上亦爲之慘然。辛酉上還宮。辛未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讓於我。爲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宣帝其子汝陽王璿上表追述先志。謙冲不敢當帝號。上不許。歛日內。出服。以手書致於靈座。書稱隆基白。又名其墓曰惠陵。追謚其妃元氏曰恭皇后。祔葬焉。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起玄默敦牂盡彊圉大淵
獻十一月凡五年有奇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

天寶元年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勤政樓受朝賀赦天下改元 壬子分平盧別為節度以安祿山為節度使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 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踈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河西節

通鑑卷三百五十五
度。斷隔吐蕃突厥。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王門墨離
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
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節度捍禦
突厥。統經略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
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
百人。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
橫野苛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嵐三州之
境。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
統經略成武清夷靜寒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九
軍。屯幽薊。媯檀易恒定漠滄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

萬一千四百人。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
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境。治
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
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門寧寒積石鎮西十
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
兵七萬五千人。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天
寶平戎昆明寧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雋柘
松維恭雅黎姚悉十二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
人。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
邕交四管。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人。此外又有長樂

經略福州領之兵千五百人。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甲寅。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陝州刺史李齊物穿三門運渠。辛未。渠成。齊物神通之曾孫也。壬辰。群臣上表以函谷靈符。潛應年號。先天不違。請於尊號加天寶字。

從之。二月辛卯。上享玄元皇帝於新廟。甲午。享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尚書左右丞相復為僕射。東都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玄元皇帝於天津橋北。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求。亦得之。東都留守王倕知其詐。按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流之而已。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為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

王鉞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利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為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鉞方翼之曾孫也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左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

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為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則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為請林甫恐乖眾望乃除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正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地意甚厚蓋為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吒久之夏四月壬寅以為詹

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爲少詹事皆負
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弁忌之上
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至俱蘭城爲
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纛官都摩度來降六月乙
未冊都摩度爲三姓葉護 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
之 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
適之爲左相 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
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回
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
之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上遣

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盛
兵磧口以威之烏蘇懼請降而延不至忠嗣知其
詐乃遣使說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去
忠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以歸丁亥突厥西葉護
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
毗伽登利之女帥部衆千餘帳相次來降 突厥遂
徵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賞賜甚厚
護密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頡吉里匐遣使請降 冬
十月丁酉上幸驪山溫泉巳巳還宮 十二月隴右
節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嶺等軍戊戌又奏破

青海道莽布支營三萬餘衆斬獲五千餘級庚子河西節度使王倓奏破吐蕃漁海及遊奕等軍是歲天下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賜爵奉義王

一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群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官從之

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爲之首群議沸騰前薊令蘇孝韞以告安祿山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癸亥遙貶武當太守晉卿貶安康太守倚貶淮陽太守同考判官禮部郎中裴肅等皆貶嶺南官晉卿壺關人也三月壬子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大夫爲先天太皇又尊臯繇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江淮南租庸等使韋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
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壠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
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
百艘扁榜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
著錦半臂缺胯綠衫以謁之紅袍首居前船唱得寶
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
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夏
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
潭曰廣運時京兆尹韓朝宗亦引渭水置潭於西街
以貯材木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擊吐蕃行

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慎矜
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
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
以慎矜爲諫議大夫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
乙卯還宮

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辛丑上幸驪山溫
泉二月庚午還宮辛卯太子更名亨海賊吳令光
等抄掠台明命河南尹裴敦復將兵討之三月己
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
度使裴寬爲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

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夏四月裴敦復破吳令光擒之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詒討突騎施莫賀達干斬之更請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六月甲辰冊拜骨咄祿毗伽為十姓可汗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匄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薩河內山破其左廂阿波達干等十一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

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捷山舊統藥邏等九姓其後又并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李林甫以楊慎矜屈附於已九月甲戌復以慎矜為御史中丞充諸道鑄錢使冬十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丁卯還宮術士蘇嘉慶上言遜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昊天上帝下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十二月癸巳置會昌縣於溫泉宮

下 戶部尚書裴寬素為上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於上。甲午，寬坐貶睢陽太守。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暮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癸卯，以宗女為和義公主，嫁寧遠奉化王阿悉爛達干。癸丑，上祀九宮貴神，赦天下。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丁。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

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癸卯，以宗女為和義公主，嫁寧遠奉化王阿悉爛達干。癸丑，上祀九宮貴神，赦天下。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丁。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

天下事矣。

四載春正月庚午。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印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湏收。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眾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二月己酉。以

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貯之橐中。以示不用。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諜人伺其間隙。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三月壬申。上以外孫獨孤氏為靜樂公主。嫁契丹王李懷節。甥楊氏為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寵。乙巳。以刑部尚書裴敦

復充嶺南五府經略等使。五月壬申，敦復坐逗留不之官，貶淄川太守。以光祿少卿彭杲代之。上嘉敦復平海賊之功，故李林甫陷之。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駮馬張垺為侍郎，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晔使法曹吉溫鞫之，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

六月辛亥，敕誚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垺均之兄溫，頊之弟子也。溫始為新豐丞，太子文學薛稷薦溫才。上召見，顧稷曰：「是不良人，朕不用也。」蕭晔為河南尹，嘗坐事西臺，遣溫往按之。溫治晔甚急，及溫為萬年丞，未幾，晔為京兆尹，溫素與高力士相結，力士自禁中歸，溫度晔必往謝官，乃先詣力士，與之談，握手甚歡。晔後至，溫陽為驚避，力士呼曰：「吉士不須避，謂晔曰：此亦吾故人也。」召還，與晔坐。晔接之甚恭，不敢以前事為怨。它日，溫謁晔，曰：「曩者溫不敢隳國家法，自今請洗心事。」公。晔遂與盡歡。

引爲法曹。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吳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秋七月壬午，冊韋昭訓女爲壽王妃。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爲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爲光祿卿，從兄錡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癸卯，冊武惠妃女爲太華公主，命錡尚之。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楊玄琰卒於蜀，釗往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爲採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爲上所厚，苟無內援，必爲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爲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恐敗公事。」今爲公更求得一人，因言釗本末。兼瓊引見釗，儀觀豐偉，言辭敏給，兼瓊大喜，即辟爲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人獻

春綵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郫以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釗至郫兼瓊使親信大齋蜀貨精美者遺之。可直萬緡。釗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釗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樗蒲。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參軍。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為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又

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于石堡城。為虜所敗。副將褚誚戰死。冬十月甲午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奠之日。廟梁產芝。丁酉上幸驪山溫泉。上以戶部郎中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耻

通鑑卷二百五
三
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爲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爲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爲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十二月戊戌。

上還宮

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踈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也。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旣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

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奏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川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

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夏四月癸未。立奚酋娑固爲昭信王。契丹酋楷洛爲恭仁王。己亥。制自今四孟月。皆撰吉日。祀天地九宮。韋堅等旣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庚寅。以適之爲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雪。嘗盛饌召

通鑑卷一百五
客。客畏李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者。以門下侍郎
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
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
爲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凡政事一決於
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
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
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五月壬子朔。日有
食之。乙亥。以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爲戶部尚書。
諸揚引之也。秋七月丙辰。敕流貶人多在道逗留。
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是後流貶者多不全矣。

揚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
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噐服珍玩。嶺
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
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
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
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
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錡之第。是日上不懌。比
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捶撻。高力士欲嘗
上意。請悉載院中儲備。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
膳以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官莫得進矣。將作少匠韋
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為其兄堅訟寃。且引太子為言。
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昏。乞不以親廢法。丙子。
再貶堅江夏別駕。蘭芝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
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為朋黨。
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
斌。貶巴陵太守。嗣薛王瑋。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
寬。貶安陸別駕。河南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凡堅親
黨。坐流貶者數十人。斌安石之子。瑋業之子。堅之甥
也。瑋母亦令隨瑋之官。冬十月戊戌。上幸驪山。温

泉十一月乙巳。還宮。贊善大夫杜有鄰。女為太子
良娣。良娣之姊。為左驍衛兵曹柳勣妻。勣性狂踈。好
功名。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
李邕。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為友。
皆當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告有
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京兆士曹
吉温。與御史鞠之。乃勣首謀也。温令勣連引曾等入
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勣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妻
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虢王巨。貶義陽司馬。巨邕之
子也。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邕。太子亦出良

弟爲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賊貶江華司馬。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適之憂懼，仰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即自縊。希奭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寬向希奭叩頭祈

生，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之子霽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霽，杖死於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琯，融之子也。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徵剝逋負，延及鄰伍，皆裸露死於公府。至林甫薨，乃止。丁亥，上享太廟。戊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制免百姓今載田租。又令削絞斬條，上慕好生之名，故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又令天下爲嫁母服三載。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

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曠。恐有俚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而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訶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即為代作。通之。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郡縣疲於遞運。祿山在上前應對。鉅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鄉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為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鷄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榮寵。命楊鈺。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

拜貴如。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甚，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夏四月，忠嗣固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冬十月己酉，上幸驪山溫泉，改溫泉宮曰華清宮。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為忠嗣所重。忠嗣使翰擊吐蕃，

有同列為之副，倨慢不為用。翰輒殺之，軍中股慄。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

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投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鄉者恐爲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

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爲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鉷之入臺。頗因慎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慎矜與語。猶名之。鉷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奪鉷職田。鉷母本賤。

慎矜嘗以語人。鉞深銜之。慎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讖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為避亂之所。會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矜惡之。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設道場於後園。慎矜退朝。輒裸貫桎梏。坐其中。旬日。血止。慎矜德之。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慎矜即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姊柳氏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慎矜與術士為妖法。惡之。含怒未發。楊釗以告鉞。

鉞心喜。因侮慢慎矜。慎矜怒。林甫知鉞與慎矜有隙。密誘使圖之。鉞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太府少卿張瑄。慎矜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慎矜論讖。拷掠百端。瑄不肯答辯。乃以木綴其足。使人引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加長數尺。腰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不答。又使吉溫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素善。溫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溫使吏誘之曰。

楊慎矜已款服。惟湏子一辯。若解人意則生。不然必死。前至溫湯。則求首不獲矣。敬忠顧謂溫曰。七郎求一紙。溫陽不應。去溫湯十餘里。敬忠祈請哀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皆如溫意。溫徐謂曰。丈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始鞫慎矜。以敬忠為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林甫危之。使盧鉉入長安。搜慎矜家。鉉袖讖書入閤中。詎而出曰。逆賊深藏祕記。至會昌。以示慎矜。慎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丁酉。賜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慎名自盡。敬忠杖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

流臨封死於會昌。嗣號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自餘連坐者數十人。慎名聞救。神色不變。為書別妹。慎餘合掌指天而縊。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遂單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冤。且請以已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已亥。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

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庭之親。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爲援。擢爲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垣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十二月。壬戌。發馮翊華陰民夫築會昌城。置百司。王公各置第舍。土畝直千金。癸亥。上還宮。丙寅。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旣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

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使夫蒙靈登屢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

度副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檣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爲陌刀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二千守其城。復進。三日至

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照詐爲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水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出取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

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濶盡一矢。力修之。暮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誠俱。月未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夫蒙靈答怒仙芝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邊令誠奏仙芝深入萬里。立奇功。今日夕憂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五

